

集部

兩谿文集卷十四

明 劉球 撰

序

會稽八景序 并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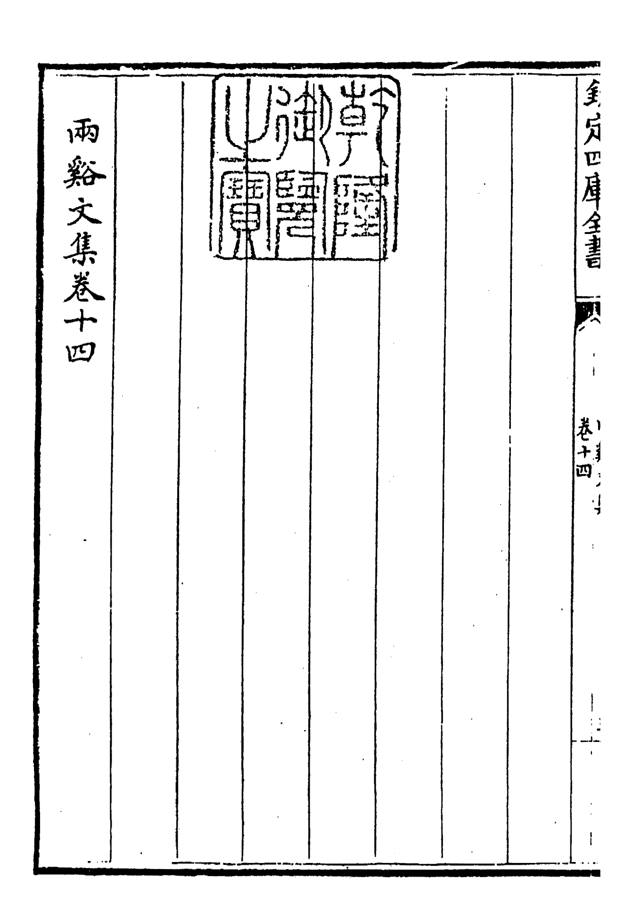
會稽為浙望郡而山水佳於天下其南十餘里有禹穴在龍瑞宫之側世謂禹藏書其中司馬遷嘗募而探焉至今烟霞覆護深窈說老氏者復指為陽明洞天其東

南二十五里有山蔚然翁茂樹而藹繁雲者會稽山也其名自禹始越勾踐北於吳而栖焉卒以餘兵克吳其東北九十里有山屹立海岸曰夏葢者雄峙峻絶以禹之駐驛名也山之下潮汐之聲遠聞若雷其東南十三里聳奇疊翠曰齋臺者勾踐嘗壝之以事禱焉每日將旦則曙光曈曚輝映遠邇此皆山之尤佳者也其間未嘗無水焉其東八十里有江名娥者漢曹盱之女死孝所也每夕陽沉深影映古祠殘刻過者為之感慨其環

城之四面為鏡湖周百餘里當春融水溢之際波光浩渺魚鳥交泳而蘋藻漾綠又其最勝者明皇賜賀知章休老處也其西南三十里為蘭亭雖修禊流觴曠久不舉而激湍之水茂林之竹具在右軍遺風尚可想者其東南七十里為剡溪王子猷之憶戴逵也雪夜棹馬今復接邇龍門若耶之勝好古者多慕遊之此水之尤佳者也其間未嘗無山焉凡山水之尤佳者八皆古人之跡而後世名之矣今禮部侍郎章公復以其周旋所居

無逺百里者而齋臺之麓又有先壟在焉遂合而列之為八景屬名能詩者賦之夫公由進士入翰林擢吏部主事郎中而後為禮部足跡久於宦途恵澤加於海内聲名達於外蕃天子方欲資焉以熈至治則進思効忠退思修其職以樹勛當時而流德芳於後世乃所宜也何勸勸留意其故鄉山水哉盖章氏世居㑹稽及公而家愈大凡立庭堦者皆如謝蘭竇桂之佳其子瑾復第進士以接武清廟得非山水之秀鍾於其家也久而益

盛乎昔陳秦公父子鍾閬之秀而興則閬峯錦屏南巖
龍瓜灘紫微捧硯諸亭俱得著名文字間今會稽之章
猶閬之陳也豈可使其山水蔽於一方而不文之以詞
哉宜乎公之不能忘懷其間而山水之遭公為有幸也
球嘗吏於禮部辱公之教為多特序而繫之以詩曰
烟霞覆深穴玆景何逢閬通靈徹兩儀吐瑞成五色明
燭方外晨暝歸巖底夕藏書今有無百世傳禹跡



兩谿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兩谿文集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臣任鑑

兩谿文集卷十五

明 劉球 撰

書

上東里楊先生書

球學疎識淺生四十餘年於世故猶未甚鍊獨於事先一事不敢不盡心竊念先世有合族之祠於邑西湯村經兵燹喪之先祖遂從邑北蔚洲先君思復舊祠不可

將營於從居之東球以進士去家時先君指謂之曰得吉即成之成則記必請之東里楊先生先生德行足以表當時文章足以名後世祠不記於先生不足以傳久也又曰同郡諸先正以忠節聞天下者吾家籍中皆有其文楊先生今名盛業當不在諸先正下必求得其記然後終吾志不幸球行未達京而先君訃至歸服喪既祥與諸父昆弟謀如先君志成之祠成已七年球之叨禄禮部亦四年而記尚未之請是固球兄弟不恭先命

之辠然亦未為無所待也今先君荷朝廷推恩將有贈
命之及家兄復走戎球無易先君命必求記於先生者
數矣故敢踵門來請先生幸無卻焉若祠堂中大小禮
節則惟朱子家禮是準其間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
者勢固不能必其皆合又不可不就有道而正之惟先
生博古今之學達時勢之宜球又辱以鄉郡之故承賜
教誨為多欲求正乎禮而不即先生門則無可適矣先
生幸無塞其欲求正之意葢家禮緣古道尚右故次髙

曾祖禰神位皆自右而達左今世以中為尚以左為尊故祠堂神位之列皆尚中而尊左其不合者一也家禮祭始祖於冬祭先祖於春祭禰於秋已謂冬至之祭似僭矣況今國家無此三祭而居下者有之非禮也因皆罷之而所致者惟時祭焉其不合者二也家禮時祭皆於先月下旬卜用祭月三旬吉日今國家時享定於孟月朔故四時有事於祠堂亦欲用仲月朔以省卜日之繁其不合者三也凡祠堂所祀之主惟忌日焚黄等祭

羣主所不當與則獨遷本主祭於正寢若四時羣主皆與之祭則不遷止於祠堂行事家禮則凡事皆遷主於寢其不合者四也在昔舊祠通一族共之今遠不能宗惟自一世而下至五大房始開之祖及其後有德望爵位顯聞於人有光於族者各以昭穆合為一圖藏之祠堂歲正月初約宗族展而祭之上以存舊規下以親族屬而家禮未有是祭其不合者五也凡此五不合者乞定其可不可而去取之其可取者願附之記庶後之人

永永守之使有識者終不得指摘其非則先生於寒門大有德其或有觀感而起者猶將利其澤潤於無窮焉若其世家居里則別狀以呈乞揉撰焉

奉侍讀李先生書

後進之士必得先達之賢者奬掖誘拔之於其上則業可茂而聲可弘先達之賢者必得後進之士奉承演播之於其下則道愈光而流愈遠是故歐公欲避子瞻之路南紀卒表昌黎之文使達於前者榷其美而不顧其

後進於後者榷其美而不顧乎前則情日離而交日壞
其為過均也球無高材異能以自見乎世偶一第即沉
落下里因循二三年來不問外内疎戚皆惡其迂要之
達而在官者惡其卑賤其未達而巷處者惡其出已前
經生學友惡其教不與時俱省徑當道之有勢力能輕
重人者惡其不委蛇逢合其意市井里巷之人惡其不
與之遊故壹置諸齒舌之外無復有能心存而言及之
者矧閣下為時長德歷職要地朝廷無日無其迹天下

無處無其名忠諫足以光載籍文章足以淑來學誠今
先達之賢者也視球之不才無聊為大衆人所同惡絶
者正如大倉中粒稊意必不復記憶世有其人矣近聞
人來京師猶辱賜問且怪其書久不至何大君子之於
球獨不類乎時之人也豈猶以球為可教欲奬掖誘披
以進之於善耶抑將使之奉承演播以廣其善耶夫球
之惷愚鄙塞問學未廣於詩書聰明日損於耳目已不
當承蒙大君子之念戀不忘矣況可與之進善而廣其

善哉雖然使世有能進人之善已如韓歐之用心則亦必有廣其善者如南紀子瞻其人出焉謹獻近作十首冀詳察幸幸

與孫參政書

比詔大臣舉賢補春官亞卿僉舉執事僕竊自喜承教有日竟以事阻莫遂所期然執事之賢名自是益著朝廷之知執事自是益深安知所期終弗遂也幸慎所履以俟之僕固未能一日忘乎斯也敝邑劉修撰麟應執

事同年其為人其問學皆執事所知今致仕家居僕常惜其未老而休無以展其所藴欲起而致諸有用之地又無其力來歲鄉試得緣辟命以司文衡亦足為斯文光執事曩在儀曹每舉會試考官必汲汲然引翰林諸前輩退休者為之况修譔其知已乎量必盡心故敢以言采納幸甚

與王廉使書

僕性至愚又好任情肆論不能委婉以逢合世好其見

棄絶於時之顯貴人宜也乃辱足下問及之又賜之諸家法帖使得窺古人心畫以自進於古學足下之待其同年也何其厚哉僕於同年雖不能為德然聞其有異政善行輙樂道之及其所為有未盡善亦不能不為之言之比者陜右多虞而供億之民退得康其私進則急於赴公安然自得人以為由掌憲事者能嚴於下禁信於致罰以剔其宿蠹鉏其元奸故民得以遂其情足下奉天子命察一方未踰一年而得人譽如此可謂措置

有方而託付已效矣僕固得藉口以誇同年中之有人足下亦何患無進秩超用之地哉雖然刑罰之施自古聖賢未甞不以為重而欲人之慎之也舜典曰惟刑之恤哉吕刑曰刑罰之疑有赦魯論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無不欲人存仁恕之意於誅流摽擊之下今陜右百郡邑之刑柄操於足下之手鞫讞之際豈可不以仁恕為心哉僕辱愛厚故敢進其一得之愚於左右苟陜右之人得蒙仁恕之澤則見足下之於同年不獨厚

之且能用其言矣幸加察焉

唁彭太尹罷官書

別來聞有沛之役者再歷年而三致無恙問矣然其中之鬱鬱者無早夜不問居羣處獨恒不能以自置何其念之久而悼之勤哉葢以足下之蓄材不爲不富濯行不爲不潔納交不爲不廣擅聲不爲不早然猶排抑若此阨塞若此則後有志於勵足下之風聲持足下之節槩者又將髙何智見仗何法守以能不見忌於人而免

咎戾乎其身哉此僕所以念之久而悼之勤者不但為足下發亦有以自發也雖然士君子之處身立世能不類乎庸衆人者非有所顧藉於外在有諸中而已苟中之所藏者實則進而顯諸用固可以發其身而惠利乎民退而晦其迹亦可以立言垂教以曉乎世以淑諸其徒而作式於將來是故子長繫而史遂成仲淹歸而教大闡使二公皆得其志皆能行其道於當年以崇高其位而光澤其身家則功名事業不在時之名公輔下可

必矣然求能業著述身教導使後之操載筆者不外其藩籬而世之秉鈞衡者皆出其門下又可得乎二公寧有此而無彼此其所以高於人而取重於後世也足下昔之所志與夫今之所歴似彷彿乎子長仲淹者矣茍力而為之不改道而進之尚何患後之所就不為子長仲淹哉然世之欲為子長仲淹者甚衆而卒不能為者豈皆富貴繫之哉葢又窮阨移之患難沮之也以足下自見之明自守之固自進之力必不以得失之自外至

者為其身之屈伸與其心之欣戚以阻其進以害其成故敢竭巳進言以汙聽左右倘行李入京道寓地借一日之留得少盡其筆所未備者願賜察之

回梅翁叔父書

顔親來拜家書及詩自姪婦以下皆以叔父叔母尊候萬福為慶蒙叔父喻及鉞第進士入翰林實為榮幸雖然嘗觀王文正公戒凡子舉進士書有曰吾常以大盛為懼古之人不榮其子弟之達也如此姪又安敢以兒

子輩一遇為榮幸哉但得其朝夕相近為安耳餘無足
快者復湯村祠堂雖甚佳但彼中諸族無有力人能主
其事者恐志大無成徒為人笑必有人能主之乃可不
然莫若求數十畆田於楊梅因故址新本亭為歲時會
族省祭之所甚便且易急與長兄諸弟族人商確以必
其成先後寄上賜銀五十餘兩託長兄買田以給族子
弟為學之費未審就否叔父其區畫之南塘本可居叔
父營之實宜但須移田便地為久安計耳姪年來髮鬓

三分已白其二鬚亦有一二莖白者舊病寒疝亦時或舉發數欲乞身期與叔父兄弟共田間之樂特以史事未畢經筵方開未可遽有自便圖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之所奉絹及通鑑綱目必至清樂叔墓文待玭達時自求今但詳一行狀以為他日謁銘之地耳玭之學不免徇外為人叔父須督其進毋令他日悔之雖疇亦然蒜坑諸弟回亟安存之以篤至親餘不能悉干瀆尊嚴不具備

答汝耘弟書

別去踰月書來謝弗欵弟之尊其兄者固宜為然使弟克和其家務勤為學不泯沒先世光雖蔬茹湯啜兄亦怡怡其樂若弟家弗協諧學靡務進於先德有忝則珍鼎陳前鼓鐘設左右兄亦不能樂也兄之南還誠今昔所希遇自謂弟之曠於業者必可以律而成今一年來中外離離比在京之歲無甚遠恐儆命日夕下無以承厥先而惠厥後每居閒處獨記憶西堂燈火風雪雞鳴

與吾弟相講閲如疇昔夜者久不得再豈弟之棄歟亦兄之辜也同舟之丁寧貽書之切責對床之告誡惟恐其不出人前兄之矜憫於其弟益無往不極其情矣更長夜靜髙枕寒窓百感之俱寂旦氣之初凝弟於時也亦可念其兄之用心而思有以副荅其萬一則前人幸甚後人幸甚一時諸父兄幸甚若徒諉曰有命是與其兄故為矛盾也殘臘之㑹明春之期當力踐之毋誘於私利毋奪於佚樂毋安於小成以餒其志以枉其材以

塵其歲倘不拒兄之命敏厥修因自怠於進必期於成他歲賔賢使人曰某有弟某在列用是以尊其兄為榮多矣又奚在飲食哉道家者流素不為兄所信愛亦未嘗業為其文為是來請已大謬矣因併復之均采擇是幸

與焦憲副書

來者皆言執事按吉能憫吾安福人控訴還其已退知縣何澄且將上其得民心無可退之狀於朝聞者皆議

執事是舉謂風憲尚有敢言不附勢君子風化為有賴焉今更數月而章不上達論者疑執事必有所畏避寢其事獨一二同年力辯執事素剛明臨事有斷不肯婀婀依隨必無所畏避且留澄之事遠近人已聞之勢不可寢彼必欲審之詳而後發耳何用疑為退而思之亦恐執事為義不力則僕輩之爭反為公議所短不可以不白夫廉察有司之賢不肖而去留之者風憲職也為風憲而欲急於存賢有司去其不肖者非徒曰欲使所

部之民蒙其福不被其毒而已益將使羣有司之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懲風化之所由繫也有一賢有司而人欲去之為風憲者又不能仗義以存之則賢者聞之必曰彼以賢而見黜我亦何所恃哉將不樂意於為善矣不肖者聞之必曰彼以賢而見黜我又何所畏哉將無所忌憚以為不善矣風化必至於壊為風憲者將何以避其責哉如澄者其秩不過七品其所宰不過百里其去與留何足為人輕重哉然聞吾邑人誦其慈祥

之政無異詞又聞其就考時文意實不在人下但自讓其才不堪任以故見退及代為縣者至即出宿於外人贈以財悉却不取又聞鄉民父老送至於河累百千人相望數十里莫不咨嗟泣下如失父母僕雖與之未相接不知其人器宇儀觀何似然因其所聞以想其人之處心立行則誠賢也賢而不得康其職竊恐時之賢者懼而不肖者得志風化移而為不美也僕雖不當風憲而心常憤怨不平意澄至京而銓曹或貶其秩則將言

其事於朝以明澄之抑萬一得罪所不避也已而聞執事有此義舉私幸風憲得人可以免僕之越職而言也今乃遷延至此豈執事之心果有所畏避者不過以澄之退倡於侍郎趙公和於都御史王公二公當道有權力人其勢不可忤然不知二公之志未嘗不欲扶植風化今必悔其始也所為之誤矣得執事一舉以葢其愆二公必將以為德又何必畏避以隳其義以廢其職以啓士論之紛紛哉僕所以言之切者非為澄也葢欲成

就執事之義也執事幸聽而用之必言於朝以正其事使天下後世知聖朝有舉職之風憲無枉棄黜之賢有司不亦美哉慎無謂其逆耳而不用昔陽城為諫官若有所避而不言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諷之城遂翻然改行正色立朝論陸贄之賢斥裴延齡之奸天下義之至今聲譽不朽執事其慕陽子之風勉成義事垂美名於無窮幸甚

與徐教授書

夫好與人之進以汲汲於奬就來學者君子樂勸善之心也今之居師位能以君子樂勸善之心為心又未有先於閣下焉僕雖越處旁郡未及覿一面聆一音接一殷勤然閣下之教聲已滿其耳閣下之風采無日不想慕於懷誠以家諸父沐教愛之惟多而道盛德之不已也僕私以為雖未承教受命猶當推所識之欲舉進士者使出閣下之門以助成閣下樂勸善之心亦後輩事先生之禮所當然也況辱教命於家諸父音問間者甚

勤尚敢隱其人不為閣下言之哉故嘗因家諸父進二三子於閣下左右果辱不見鄙棄即遣人來取其家狀又不意若王生達者歐陽生璉者俱為有勢柄者奪去幸别得其人以報嚴命其明於經而工於文如王生浩者今河南參政之弟嘗應試於往歲未偶而人皆以為屈又如前胡進士之子冲者劉侍御之子文者皆以經學師閭里擅能文聲亦有年蓋各得其家之傳又嘗親於僕者願皆進而教之上其名於貴府以總試之必能

中主司之選副閣下之望而稱僕之所舉也昔有盈尺之寶棄擲道側掩其光於塗壤中則與瓦礫無異一旦俯而拾之於卞和之手列之於羣玉之笥則覩者不能釋其手售者為之倍其價葢以𠬶得其人之所致也今二三子得由閣下之門以出豈不猶遺寶之遭卞氏哉冀亮納之

與王主事書

球混迹流俗中不能出就問學於世之達士長德以求

去其不如人而增其愈於人者其不足與進於善人人已覘測之矣閣下獨不以庸劣見待每進而語之以六書法獎掖後學之意甚盛故每居窮處獨必時取古法帖臨摸三五過願效其顰於萬一然窮神於點畫之習則貽憾於體象之乖作意於神彩之精則未免於法度之越是以希其工而益見其拙求其精而愈滋其惑抑資品凡下有所拘而不能大有成耶將古法峻絶非近功所能入與後之人所能到耶不然何其效之難汲而

志之易懈也閣下曩官京師會天下之名能書者合手於翰墨之林爭姸於筆札之府其於鍾王之筆法歐虞顔柳之家學必深得其奧妙而未語諸人者故敢潔己進問覬悉所能以教導之夫適國而未底乎郊關望嶽而僅即夫培塿是雖往者自懈其罪而導焉者亦不得有其功也所望不遠其地不鄙其人不悋其教時加警覺庶免其自懈之罪以収夫導之之功幸甚

貢鮑先生簡

久缺問安之敬負愧良深然尊況之佳未嘗不察以自忻慰但未審先生鑒此忱否賢郎再膺薦擢出貳方岳何其快哉先生覩此榮慶於遲暮之年於心不能不樂雖然以道自高用享盛福於未涯實維其時城府之迹意必稀濶益得乎已者復何所願於人哉球業不加修徒役役以文字為人忙甚非古人為已之學也先生將何以教之使不謬於道幸甚

答蔦大尹書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郭方來致足下去年正月廿日書情詞懇委於故舊可謂能不遺矣視衆人以達之先後位之上下時之得失而厚薄其所交者越朔殊轍矣然猶謂其疎於僕足下亦何自遜之過歟僕雖越在丘壑然賴天子明聖賢公卿有容凡同進之人皆職清要足下復留内閣預筆削二十三年言事以為後代耳目雖遠不及面猶且誠歎誠願每欲達其慶幸私情於足下之左右限於制守不得以時遣去足下乃謂僕必待其

先施而後報焉是以衆人望僕非以君子之道望於僕也夫君子之於友也患已未先施不患人不先施僕雖愚無能亦幸聞此矣復敢徼先施於知已者哉僕自去足下來過莫聞之耳善莫責於躬問學莫激昂其志羣疑衆難莫釋之心鄙吝莫去之懷抱凡施諸行而措諸詞者莫指摘其是與非忽忽度日自憚少年之易去暮景之倏來然後思昔焉與足下共處之有益惟足下出當時而居得地有二翰林以為歸有三進士以同處有

同鄉異邑諸官京師者以共往來相長相推宜其術業日以精志意日以遂矣然而慎思為以立其敬重言答以厚其信先交接以崇其讓公好憎以昭其義明與取以勵其康時顯晦以通其變是六者足下亦宜自力以樹名今之世而追迹乎古賢達人之途無若僕之惑志迷道卒於無成也編著有暇辱數惠誨以去其所不似幸甚胡侍御久縶無親子弟在側日夕顧念惟衡鑑與足下一二友生是賴尚力為之亮察不宣

答士元書

前承誨帖索所為文觀之值有邑南之行應命弗即近歸察其疵謬尤甚宜不敢左右陳然足下去喧慕寂日加意貢舉業將惟文是聚用摘獵其所寡以培益其所多期與四方士爭鋒於筆陣下故不暇計其人之凡異與其辭之工拙例用收采及於淹抑者流於用心勤矣又誰敢禁而不發哉雖然文主乎理理載於書而應乎心心罔玩其書則理罔由明理未明則文罔克工韓子

所謂必有諸其中者是也以足下之聰明天與見聞日增誠欲其文之合於時而髙於時則莫若究極其理理不外在唯平其心以求之於經加之以孔曽思孟之書與夫百子史之説循環而誦之早夜以思之不中止不疾成不為外物奪章搜而句得之使片辭隻字皆由中出則其來也必源源乎有本滔滔乎不竭矣尚何患其不合於時而不髙於時哉果能是則視凡今之謬戾者殆將覆瓿其何能少留於心目間歟尚加察焉

答彭檢討書

僕去京師來家不為人所尊重每見棄絶於交游閣下不謂其無無聊遠賜之書並詩於故舊情莫厚矣況又謂其能學古且欲其出而仕於時又何其奬之深而招引之有其術哉雖然僕自少讀古人書見古人之立心操行與古人之行事甚有志乎古之道今年三十有三卒無一言行彷彿乎古者非古道之不可為於今也才質之不古逮問學之不古倍故歲已往而德未增志欲怠

而道不及見閣下猶以古學見推益亦見其外而不見其中聞其聲而未察其實也且古之仕者非慕乎爵命之貴穀祿之富也所欲行於時者道所欲流於外而潤乎民者德與澤故不必乎資格之循僕既乏古人之道德而欲外資格冒然以自進則非但不足以追古且將獲戾於今矣若今世仕者先富貴而後道德故不能脫念慮於升斗間以自濯礪求與古君子並立而齊驅固非僕之所願為然有副公望職詞林立然為時名獻如

閣下之拔出羣倫人人謂其迹可躡乎古道可行之今芳可流之後矣猶自謂其縻於升斗不若僕之能進於古不知庸碌固滯如僕之所為又何足取於人而何足用於世哉無乃閣下許人之大過而許已之不逮責人之甚緩而責已之甚急歟閣下謂僕既第進士不宜違衆獨潔以散人自目其所以責之者甚當而愛之者誠切矣雖然僕之待上命兩谿間也言責無所歸官守不相及似無所繫而無所干矣然猶恐其心梏於物而身

或役於外故又託號於散人以屏内累以解外羇非有意於潛名逸迹以自遂也但不當用於交際間以起閣下之問敢不謹受教命而慶責善之得所託哉書來數月誦一過而意一新使人擱筆不敢復者久今幸有所遣去覬察之不宣

答歐陽隱君謝訓子書

球群居庸衆人間尠聰明而多疾病歲月駸駸於易邁問學落落於難成又不幸挫志於先君之見遺棄斬焉

衰經中於詩書何暇心游而目照之哉内外學經子弟慕其聲不察其實群然願推以為師是猶求聾瞶以決壅蔽就跛刖以習趨走卒致其聞之不廣步之不前也況世登科而人好學如歐陽氏一族又邑南之望也亦辱遣子就業其門辭避再三終不拜棄釋之命方恐荆山之琳琅斲喪於拙工之手華陽之騄駬奔蹶於庸馭之車發汗懐慚正未有已乃廼辱惠之以艷辭貺之以厚幣加之以盤飧如欲重其惶懼然雖賢父兄欲誘掖其

子弟之進不自顧愛其所費而取之者得無虚蒙人之
賜歟制中不及繪辭以復聊此以代面不宣

兩谿文集卷十五

兩谿文集卷十六

明 劉球 撰

書

與臨清彭廣文書

君子之所資於友者為其能規己過而進之於寡過之地葢不在乎酒食之接殷勤錢帛之相交易勢位之相附倚也故得其友則迷者可以覺其悟薄者可以敦其

厚友之助於人不淺矣然知己之遇也為難遇知己而欲同出處無進退遠近之分異也尤難僕所與薦於鄉者百九十五人惟足下一人最知己策於庭者二百人惟萬君資中一人最知己以四百人之相接而知己之稱最者不過一二三人遇知己之難也信矣況足下與資中履仕途蒙禄賜擅華譽舉先於僕而學宏於僕猶未足較論近者僕之去故鄉也幸與足下並舟而來意得早夜會語以求去其過矣不謂中道相失竟乖隔以

迄於今不及見及抵京遇資中辱與同舍而居同攜持以出入甚懽甚狎意必能去其過矣又不謂其有南京大理之遷是豈吾三人所欲相棄遠哉葢必有莫之為而為之也為知已而欲無進退遠近之分異尚可得乎然而規過之望又不可以進退遠近之分異而自息也僕居此內無茂德殊行奇能卓見以為人所重外無美容貌辯言語以駭人之觀聽次無鄉曲之譽以致人之慕望又不善委曲遷就趨走承順以悅人之顏面固不

待加之官授之職已自知其無可好於人無能有為於世矣然猶有望於知己者之能指其過而教導之使不獲戾於當時不見棄絶於先生長者是誠愚心日夜所切切也惟足下居臨清去京師為不遠凡僕之所為或妄言有所不經行有所不潔皆不越旬已聞於足下之耳矣幸悉是教庶幾知而改之以無負平昔之知己也故因貧中便敬致意左右願詳采焉

與學士李先生書

奉違數月緬想展墓之餘動有禮則使鄉里後進見德而聆規皆競於進善恥於為非移其習俗之不美以復為美必自先生今日之歸始也夫何幸哉雖然主上之眷念有在大夫士之瞻戀未已入京之裝不可不蚤趣也少師東里先生請老不允亦有展墓之命為球言其抵家必得與先生相見球故不敢不達其歸也有中使與偕量必速行先生造焉誠不宜緩倘並舟而北尤為球所樂聞而深願也奉教有期不敢多布乞照亮不宣

唁伍司訓下第書

僕北來路聞足下赴春試得次選乞俟後試不獲命將職教於外遂置百思為一念之甚有所不喜及抵京適足下有桂之往時僕人事生踈又遭讒毀之口後先摧沮以不得從容笑論豐厚餽贈而心小有所喜足下既去僕亦人事稍通讒毀之口稍減復為孰念而遠圖之則大有所可喜其不喜者以足下自齠冠績學邑庠又退而潛習之家進而博求之胄監歷年久更師說不為

不多藏之膺腑也充實施之翰策也洶湧而鏗鍧得進士宜如指掌拾芥乃僅列其次於足下之才誠有所枉志誠有所孤矣且使後之學者得藉口曰取進士不在乎學之髙也有命也不然則學如某何故竟不得耶必將生其慕外僥倖之心故甚為之不喜也其小喜者以桂僻在山谷閭其子弟學不經於師也久矣以足下往任其教舉吾禮義之説以移易其暴慢鄙詐之氣使知讀書以窮理為文以取仕正猶饑之得食渴之得飲亦

可以行其志下其惠矣況其地與吾郡鄰可通其往來之道以誘其鄉之子弟使益嚮學慕問則交有所成是亦有可喜也其大喜者見今世由教官有學識超遷爲大夫爲朝士者累累有之其與僕同上春官而得教職後復擢内任已領告身歸榮其父母者亦自不少而僕猶未脫迹銓司徒循資格日逐逐乎人之後是雖自緣家累蹉跌於進亦終不如彼擅聲之敏也向使足下得進士快所欲而歸則或滿其志怠其學而名不足擬於

教官也必然矣苟志不滿學不怠亦家大於僕累多於僕安知不如僕之得第十年猶未有一職之居哉今既不為進士而為教官則志必奮於成學必勇於進又無家累以相及僕知朝士大夫之位有待其來為甚速或者司人物之進退於冥冥中者欲相足下之早達且使後進之人知大官髙位不但進士可為也教官有學亦可為也其為喜也不亦大乎雖然窒欲者固學之防閑也澡行者汲名之囮餌也足下幸毋以為居位徼邑尊

為人師而欲可縱行可汙以荒於學以聰其名使好稱人之善顯人之能者論列有所不敢及此又僕之所願望焉近同好中多謂足下自失意來遂不崇於交接僕雖未覩其狀然居今之世交接有不至則不但善能無由彰且羣毀衆惡皆將歸之足下慎毋效彼齷齪之徒甘受人毀惡而不辭也僕恃親且舊故敢言之恕其狂直幸甚

與王斷士書

僕不奉教命之日雖久然聞南藩貴人自國公以下皆能禮賢其以學高政優尤為其所禮者莫執事若僕固有以知執事雖越在千萬里外必常恃此坦懷自得忘其羇旅之思下其抑鬱不平之氣以肆志於詩書文字間矣已而連辱賜詩復有詩賜諸後進皆句法清新思味深長卓然欲追古作僕益知執事適意於滇地之山川景物其樂殆不減於京師雖然殊方之樂豈足久淹執事之迹耶益執事未去京師時賢名雖聞於下猶未

盛達於上也自南遷以來昔之居下位好臧否人者多躋顯官頗能持公論畏清議不苟徇時好使其不舉賢則已舉則必先執事益其人未得志時每與僕論執事之賢必甚憐其遠擲而痛恨當道者不一引手以挽而回之豈其身當其任乃不急於矯彼之非以踐彼之言耶顧僕之力雖不足伸執事之抑然知執事之抑不日當伸者卜於知己之居當道也昔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誼固當然執事亦豈得久安於殊方哉遷跡量有期尚

為時自重

奉侍御胡先生書

球不執經席下十年而違言面又四年其間先生道德之光事業之茂恩遇之隆與球之沉踪晦跡俱不及言惟邂逅所遺文未有集不可以不瀆先生之聽掛先生之懷也竊惟文章之名世已難文章之垂世尤難其始也蒐獵於詩書牢籠於心腑役用其精魄敷張之翰策莫不欲高軌一代之雄卓為萬世之冠然工者恒寡腐

者恒多粹者難求疵者盡是卒不能皆好於人皆流於時故曰名世難也辭既工而不腐矣理皆粹而靡疵矣浩瀚乎編簡之穰洋溢乎耳目之廣然纘述之於内無賢子孫流傳發達之於外無其徒與良知已則其光微響寂將覆瓿之是用與死骨而俱化故曰垂世難也然則名世之責在已垂世之託在人在已者可自致託於人則有得焉不得焉今衰枯邈遊之文與詩不下五百餘首似多工而粹可好於人而流於世則名世之責固

自致矣惜其家無有人能纘述之爲之徒者又未知所好以不能流傳而發達之有知所好欲流傳發達之如球者又學不明於已詞不達於外名不重於人無足受其垂世之託若學明足以定去取詞達足以發隱微名重足以息是非且見禮於邀遊也甚厚而德於邀遊也素深通邑中莫先生與侍讀李先生若則其垂世之託非二先生是賴而誰賴昔文中子上策隋文皇朝不報去立言開教河汾間至今名顯天下世謂由房魏諸人

官顯在朝有以張大之不知房魏輩皆出其門歟抑但取其道私淑之者歟將特相知同好而後人遂假借之以取重歟然能以文中顯一也迹遯遊之文與其教誨人者雖未知其能文中否然清潔其行屢徵而不赴屢試而不仕比文中之不得志而後隱亦有間矣況相知在朝亦不減文中然世無其人已五更歲而易名之法猶未議於私識葬之文猶未入於石二先生皆宜圖之庶後來者知先進人於所交游不以存沒而厚薄其情

則不勝幸甚

與劉修譔書

往年足下官内禁多閒暇之日僕方歷職禮部欲常會晤以論學講道不可得今幸獲内遷亦頗無事使足下尚留京得時相往還則其為樂何如也足下乃先引去顧當時同遊在京者惟僕一人其無聊賴殆甚於初每退食燕處遇美風日未嘗不為足下翹首而南望不知足下置身田里養有壽親誨有能子傳業有其徒無適

不安亦復有心於輦轂之下尚懷其未歸之人否僕數言之當道欲致足下來京一相見而顧不可遂然足下昔與共事如曹員外邢侍御者近復有命預内事而不輟外政又各舉其一子在官習所業意此事復舉則足下當不得久逸林下僕之所以懸懸於足下者亦或有可卜之期也賢郎才思妙不可當約以規矩古人之地不難到幸加勉焉餘不能悉

慰萬侍御喪母書

承諭球以哭今先安人訃痛不能堪已解任歸使人為之戚然悲以慨至謂無復有意人世則球以資中之哀為已甚矣茍不有以寬之亦何足以稱知己耶寬資中之哀而不取其平昔所哀有過於資中者以譬之未見其能寛之也球與資中生同年第進士又同年欲壽其親之心未嘗不同也然球得鄉舉之明年先母見棄後十年以進士被召即逮先君訃至及官於朝荷上推恩褒封其親二大人已不得生被榮命徒增哀感而已如

資中由史官三轉其職至御史二親皆目覩其榮而身荷褒封之命又得請歸奉卮酒上壽以極其歡所謂榮父母於生前者球不能及資中之萬一資中今日之哀以後於球二十五年以球之不得盡孝其親方之資中不啻秦越相遠資中於此亦可少自寛矣況尊府署正公在堂又豈可為哀痛以傷其懐耶球故以資中所謂無意人世為已甚也傳曰毁不滅性又曰無以死傷生自古仁人孝子喪親而不敢為已甚之哀也久矣資中

又豈得不以此自寛耶逺修凍阻他物不能逺致聊奉俸米在原貫半月之給以充賻惟亮而納之幸甚

慰歐陽僉事書

僕竊謂足下居得肆於文學出得美其政事畧無内顧之憂者以壽母令兄綜理其家有餘裕也向别未幾聞於臨清道中哭壽母訃又哭令兄訃二尊長連相棄背不愁遺哀慟之情能不切於中乎僕亦不能不為知已傷懷失色也雖然足下甞為朝廷所選往督河南諸郡

縣子弟進業德望在士大夫間不為不重嚮用之期殆不可涯褁事之下宜損憂思煩事者作庶他日復即官政得有所持以惠於人昔朱文公家禮一書多成於喪次古之大賢不忍過為毀傷以廢其業於此亦可驗矣足下豈得以哀戚之故久棄簡札耶僕嘗以此為周侍讀勸矣今又以勸足下二公郡中賢者其志素期於古故敢及此在他人則非所預也冀亮察之

慰羅侍御喪母書

僕與足下別七年相越千萬里起居不通問者自別去迄今及聞先夫人遐逝心惕然以動容色改然而無歔欷為之子者哉然終天之痛固情難免滅性之戒尤禮所嚴足下誠宜以是自寛也且孝如足下榮養以逮於生前寵贈必隨其身後於親復何憾焉視僕之累進累退欲顯其親而未能者已遠其視庸衆人之倏生忽沒莫知以其親顯者為尤遠足下又可不以此自寛哉故因舍弟來布此愚懇幸賜察不宣

與李檢討書

去月末本院請召足下賴世隆江淵何瑄龎珙五人還職命已俞久擬移文令各馳驛赴京更不遣人相促俾得與家眷俱行亦甚便也然語有之君命台不俟駕行矣是趨召命於理宜急足下豈可少遲行色以自越於禮耶昔者足下既去官後而勤慎介直之名盛徹於先生長者之耳先生長者皆惜其去而勢不得遽還之然欲還之之意藏諸心發諸口再歴暑寒始有今日之命

則是命之下自足下一人以及其餘也足下又可不早
趨官以副斯文顒望耶且僕與足下别來聰明浸損志
慮浸衰平昔心知道契之人不遂云亡即復散去人事
如此往往傷懷故每旦造朝視職之外輙閉門髙坐足
跡稀所往言論稀所發每日引領以圖顔面之接睽離
之慰衷曲之布未有甚於足下者足下亦不可不為之
速來也甫及涼秋即令男鉞引騎都門以相待切不可
更後是期數遣書取舍姪輩來倘得附驥尤為至願郡

學古今科貢題名碑冀各打一通並録彭進士士奇所譔忠節傳及諸世族譜所載名賢事蹟並攜至此以備採摭幸勿忘之餘待面悉不宣

與劉惟恭書

古所謂重同年者非但重其年之同也重其志同業同與其進身之階同也矧僕與足下其生也同郡其學也同經其既第而來榮於鄉也同荷恩旨豈直同志同業同其進身之階而已是益同年中相知宜甚密者也然

而地不百里而足跡不一履其庭別已有年而聲聞不一接於耳何同年而不相接如此其疎哉惟足下出得地而居當塗有賢士大夫以相交游其講論足以廣其學識其推拔足以隆其聲稱此同年中之特達者也僕滯迹一鄉為賢士大夫所棄外口欲言而無可語者以發志有慼而無相知者以解此同年中之無聊者自其無聊而望其特達故雖相知之甚密而相接之甚疎然僕辭命已下足下與僕例應赴召京師聽選用若不謂其

無聊俾得同載以往同旅以遊則同年之好情雖不得盡之於鄉又豈不得盡之於官哉故因家兄來聊此以潤行色希加察之是幸

與劉憲偉書

人自應試來者皆誦足下之文必在高選不意竟黜落於主司之不明凡相知莫不以為惜足下自處能無不平於中哉雖然人之困厄摧敗乃其進學修業之基也故易於困之象曰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則君子之得天

命而成已志以大有聲於時皆由困以發其憤增益其所未至未可以幸而得也是以昌黎連蹇卒為儒宗梁灝垂白乃為選首此皆伸於久屈之中捷於屢敗之後況今吳節亦三試不偶而後解魁歸焉使其列於前榜又何能魁於今科哉則足下今日之小失意又安知不為他日大得意開先歟願勿以介懷即棄置家事歸學肄業以為斯文主路壁入學惟足下是賴幸即置之班末勿使有貨力者奪其所餘待面悉不具

與桂廣文書

古今人莫不慎其所出出得地則道光而譽流出不得地則能多亦望下嘗觀之通馗大市材百美矣貨百奇矣然鬻不在名工之家衒不在巨賈之肆人亦賤之弗價也雖有壟斷焉而弗睨也物之重輕且繫其所出地之得失況經生學士將售其素緼於國家可不擇其出身之地於遂文長德之門以取重於當時哉惟先生泝往哲之淵源聳羣儒之山斗玆歲大比挾材美而角出

門下者雲合雷鳴固不借一外之人以誇多四方然有挹所能欲借其門而出如劉生文者宜可與其進焉生之家世業儒在洪武間有名履節者舉進士科擢侍御史遷交趾南以殁生即其遺孤子也自髫齔時收育教娶於其父執友今李翰林時勉先生長而能自世其事業所謂生憂患者也故其於志奮於學敏於行不汙於交際畧無乖偽而亦慎擇所與若於文則未敢必其能第是科與否然以方前所第士亦或有可幾及者惟不

獲由先生之門以出故曰憪憪焉若材之待鬻於名工若貨之希售於巨賈而願弗自遂焉球與相知素且嘗受教於先生故敢以其名進若不塞其向上之心遂汲録以上之明有司也惟命若猶以為外而外之亦惟命謹俟一言以進退之幸加察焉

與胡醫士書

僕居京師十二年於布衣中得君子交者惟足下一人焉然前十一年知足下者以其不汲汲於名不營營於

利不妄易其行與言有儒者風而已至今年因長兒之病又有以知足下醫學之良焉方其病勢之張也或以為宜汗汗則體之煩者靜而病自外散或以為當下下則腹之滿者寛而病自内消惟足下以為病在表裏之間非下與汗所能愈必以温中之藥和解之而後可不然則愈不愈未可知僕以為然已而果效非良於醫者能之乎僕嘗以為醫之藥人病也自有其理理之得者無不效其不效者理之失也世之良為醫者惟理是究

而庸者往往昧焉與之反故於病不能無安危之分豈惟醫哉用武亦然沛公順乎人情而項羽逆之其成敗所以異也治水亦然禹因其性以導之而崇伯陻之其通塞所以異也理天下國家亦然堯舜文武行其所無事而秦政乃為苛法以擾之其治亂所以異也足下於醫其足為用武之沛公治水之禹理天下國家之堯舜文武乎不然何所施輙效而衆醫不能及耶不腆儀物聊致謝臆幸勿訝其非輶而見卻也直禁中有暇乞時

過臨示以調養之方幸甚

與胡顯融書

昨於東閣覩江西鄉貢録有顯融名而不知其為誰俄而周侍讀先生指曰此即高徒忱更名也予遂不勝其喜所喜者豈徒以主司所選能不遺落嘗從予遊之士哉益以足下不接予之論議十有二年矣其以族大家富外為勢所迫内為利所誘以撓其志而奪其所舊聞者為狀殆不一矣乃能以其所有與十三郡之士較優

岁場屋卒獲薦名六十五人之列非專心於學肆力於文脫然不為世故家累所遷不足以及此予所以為之喜也特倍於他從遊者焉以予古之知其諸父昆弟之喜必又甚也而況親得之者乎雖然天下之道載諸書也纖悉備矣求之愈勤則得之愈廣而足資吾德業文章之進於無窮怠而不求將並其已得者而失之況敢望其有新得哉足下與薦鄉闈固足喜矣慎勿以此而或怠尚加功於書使道益明於已而德業文章隨以進

則偕計而來不但甲科貴仕可指期而取雖古賢人君子之事業不難到也其為予之喜也又豈今日之比哉昔范忠宣出胡安定之門而他日功業過之予道不加修不足為足下之安定而足下志高才俊不可不勉為忠宣也故特致此以相賀亦所以相勗焉見應顯遂貞幸亦致此意

與孫參政手簡

承惠十詩詞工而意到使人讀而念夙昔之遊起別離

之思自不容已以是知先生位益高而識益遠不獨政
優於官澤潤於民雖文章亦有以加於倩矣敬羨敬羨
僕冗於事弗克以時奉和然欲奉和之心未嘗一日忘
也俟他日寄去旬宣之餘必有高興幸時惠一篇以開
荒塞毋謂奉承不速而遂絶其教也馮太守狀銘甫就
而仲賔之訃已至使人慼慼不已雖嘗一致薄祭然其
子幼兄弟又不更恐其不可没者無非朋友責也先生
尚圖之虞氏家範至今未脱稿又辱寄惠饒紗二疋欲

辭不得須待來春方可償此意廼知遊詞林不如居禮部之優也餘不敢悉惟鑒察不宣

與胡推官手簡

别後寄去行卷想達但未審足下何時到官意民被其惠獄得其理當不少矣近詢人自岳來者多不能道足下起居豈彼皆未知足下心胸者耶抑足下特立自處不求人之知耶雖然事在公而已公則人已何間焉足下於事惟處心公則廉聲能聞將自至京師僕日側耳

以俟焉他不敢及亮之幸甚

兩谿文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兩谿文集卷十七

明 劉球 撰

說諭論

說圃

嘗圃於樴谷之中以食諸從游者其地磽也糞之以倍而後饒其苗蕪也薙之旦旦而後治其亢而易燥也沃之以荷水而後洳其致力也甚劬其為事也未易然倍

得美茹以分之家以惠其鄰之饉者未嘗病其不足也已而得易圃於居之西偏不待糞之而饒不必日薙之而治不假荷水之沃而自洳於力無費於事無難然一歲至饉者數常仰給之隣家猶未見其有餘何不得地而有其利得地而不有其利歟誠以人為有勤惰功施有疎密以致其然也人之為學其亦猶是乎居吾之下而其學也突然出吾上居吾之上而其學也墜然在吾下其何由而上下於吾哉功用之上下於吾也故學不

以其年之長少不必其質之美惡不以其進之先後勞加於人則加於人力後於人則後於人能自進焉則日進欲自退焉則日退茍無忌其難無易其易加之以勤持之以久則愚不肖未有不可為智與賢若其難則置之易則慢之勤則各施久則生厭雖智且賢未必不為愚不肖之歸故有志立於未遂之前亦有功隳於垂成之日書曰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其是之謂乎有廬陵名家子王達應顯學於予三年而不去功專而志不

外若可望其有成也未知他日異處果能如今日之憂勤不怠與否故借圃為説以警勵之使知日俛焉以求取其所以為賢智而去其所以為愚不肖者馬達之家有曰紹肇武者其諸父也齡妙而質美亦從予學將以是説并告之使其相與恊懋焉

說水

有志於學者曰胡忱氏以廬陵望家子越百里來從余遊將懷其所得東歸請言以勵進其方來之學余因指

水喻之曰子試觀夫水之為水也發自涓勺以流而為溪會而為川汪洋而為海細而蝌蝦螺蚌無不育鉅而蛟虬鯤鼇無不容水必至於海然後就其大焉人苟事於學則拔出齊民之列而為士充極其所有而為賢不假於思勉自中乎道而為聖事業文章以之而著天下國家以之而均學不至於聖賢則未能以造其極夫學必以聖賢自期猶水之以海為歸欲晝夜而少息焉可乎然水焉而不至於海學焉而不至於聖賢是非學與

水之罪也必有人為壅遏之使其中道而息也茍無所息之於中道而水不止於海學不至於聖賢吾未之信也惟水之與學大相似焉故孔子興在川之嘆孟子發觀瀾之喻彼聖賢諄諄以稱於水者無非欲學者取水以為法也其拘拘以詞章為習而不通於性道者譬猶沼沚之水不可以行遠也其孳孳以記誦為事而不探其根本者譬猶潢潦之水不可以持久也其或亂於支離穿鑿之說而失其歸者譬猶摶激之水不得其潤下

之性也是皆辭而外之可也其必篤之孝弟以浚其源博之詩書以廣其流親諸師友以大其瀾然後得為學之道焉子之歸也毋汩於貨利毋沒於遊嬉毋溺於傲惰以自窒其源遏其流小其瀾則聖賢之淵海不難到矣其功惟在於不自息焉忱既以其說為切於己且願誦之不忘故書之卷使歸而時得展覽以自勤於學

王氏子名說

王氏子者刑部主事功載仲子也功載既更其名曰貫

矣復屬子教之值子有職務之繫不得與貫從容講業而辯是非也因廣功載命名之意以為貫告益欲進貫於聖賢之道焉夫道之所本者一而已然其流行散著於太虚間則二氣之運三光之明四時之行萬物之生人之所以靈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序服食宫室器皿之所以為用詩書六藝之所以為文揖讓進退之所以為禮無鉅細無隱顯無遠近無非是道之所寓學焉而能博極其理於衆萬事物之表以約而達其

本之一猶百川之會於海萬蹊之聚於國是之謂貫也學已至於貫則德成而道立矣大哉貫之為義乎在昔遊孔子之門墻而欲升其堂以造其室者非無其人也而得聞一貫以無疑於應唯間者獨一曾子耳雖顔悟如子貢其識也非不多矣然能聞之而不能悟之焉雖賢如七十子其肖也非不速矣然得學之而不得聞之焉向非曾子之問學功至亦豈得而與於此哉貫固未可以易言也今爾父之命子以是名也葢將責子以聖

賢之學而期子為聖賢之徒子亦豈得不盡心於學以求稱其名哉必朝求而暮習焉日益而月累焉以體是道於踐履之餘思惟之内使人皆謂其實之符於名不謂其名之無其實然後有以副爾父之望也子勉之無怠貫既拜予言且請書以為終身誦遂書之

曾生名字說

曾生吾吉之泰和人蜀府典儀曾菴翁子質偉而嗜學嘗為蜀獻王所重其名曰著典儀命之也其字曰知微

獻王命之也生從余遊余欲廣其君父之意以進生於道因語之曰子亦知爾君父命子之意耶吾明語子夫人具天地之理以立於天地間其始也固善有不善者欲撓之也理欲交於中故形之於色聞之於聲播之於事業其善不善皆著而不能掩然其著之端必自其方寸之間一念之發始則至微也君子知其著也自微始必思用力於其微是以內省之欲頻慎獨之欲力所以遏其不善而存其善於至微之中功有加而志不惑由

是施之於言也為嘉言發之於行也為令行措之於事業也為良事業無著而不善者謹微之功至也然則欲善其著豈得不究極其微哉故欲爾之著善德於外者爾父名子之意也懼爾之忽其微於内者爾君字子之意也父以慈訓君以嚴戒仁義之道也子能顧名思著以承父訓因字察微以奉君戒忠孝莫大焉苟蒙其名而不務其實玩其字而不求其義則無以成爾德且孤爾君父之命尚慎於斯生既唯吾言且請書以為其名

字說

內省說

省者察之詳也省之自內則所察不在乎外不為乎人而有益於已矣且人之心不趨於義即趨於利不入於善即入於惡其可不加省乎其義利之趨也善惡之入也皆自其一念之發又可不省之自內乎是故見不忠信人也必內省之不使已亦有是不忠信焉見不孝弟人也必內省之不使已亦有是不孝弟焉見凡外其道

昧其理不顧其言行之人也必内省之不使巳亦有是外道昧理不顧言行之失焉孔子曰見不賢而内自省此之謂也省之熟而内無惡於志外無憂懼於人則可與入聖賢之域矣昔者游孔子之門而得傳其道者惟一曽子耳以曽子能日省其身也夫曽子年最少質最魯使其省之未至又何能卓出三千之羣以自列於七十二子之首哉今之人省身不能如曽子而道則欲希乎孔子譬猶欲遊身於千里之外而不知發足於跬步

之間庭户之下宜乎其終不能到也吾友廬陵王肇允生於尚德之家游於縉紳之林志高而行篤嘗名其齋曰内省益知求孔子之道當自曾子省身之功始矣或者乃曰聖莫大於孔子賢莫大於曾子孔子曾子之道豈易至哉余曰不然為人而不以古聖賢自期是自卑其志自小其身自枉度其生也或人不能難遂書是說歸之肇允使益勵焉

文會説

與人朋不能無會會而以文又會之有益於道教也文者士君子所憑以探夫道之具不講求其文而能通乎道者未之有焉故古之會者味詩書過於盤飧甘講辯勝於杯啜無不致意於文後之會者重盤飧而輕詩書先杯啜而後講辯於文若無與焉是以古之見道也易後之見道也難古之為君子也衆後之為君子也寡夫孔子大聖人也猶以學不講為憂則孔子固嘗會其朋以文矣子思大賢人也猶以辯弗明為弗措則子思亦

嘗會其朋以文矣後之人不聖於孔子不賢於子思而以為學不必講也辯不必明也文何用會為以故卒不能深於孔子子思之道而曰孔子之聖天聖之子思之賢天賢之非後之人所能到又何自暴棄之甚哉彼老佛氏其說不根也其術不神也然為其徒者能遊迹于里之外周履四海之中日會其朋相與參詳而講道之以自根其說以神其術故卒有以惑世而流於世為吾孔子子思徒者莫不欲外而排之矣然取交不能如彼

之逺慕道不能如彼之篤講學不能如彼之勤乃徒託之言曰老者吾師闢之也佛者吾師闢之也彼之道行豈吾道之幸哉致為老佛者亦譁然起而反之曰孔子師吾之師也子思道吾之道也吾何外於彼哉朝夕轉相詆訾卒靡有所勝嗚呼若不時會其朋講其學明其辯昭其道於文使世之人曉然知彼之説不若吾之正知彼之道不若吾之常皆欲去彼而歸此則彼不庸外而自外矣不必排而自排矣又何用紛紛然與之競是

非筆舌間哉嗟夫文不恒於會而欲望吾道之揚邪說之遏難矣有戴氏之彦曰敏志一而學勤好交而不怠嘗字其講學之齋曰文會而屬余言余於敏交久且厚故為是說以相勉焉

南岐癭者說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輙病癭故其地之民無分大姓小家子男婦女老人後生無一人無癭者彼既安於常故而莫醜之亦莫思所以去之

及見外方人至則羣小子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爾之頸也焦而不吾類焉外方人曰爾之纍然凸出於頸者癭病之也不求善藥去爾病反以吾頸為焦耶笑者曰吾祖然也吾父然也吾家之人然也吾鄉之人然也烏用去乎哉終莫知其為醜焉夫世之人紛然以貨利病其心而不念其背於道外於義猶癭者不自覺於失其形矣及見正人君子言不能相入輙羣起而攻之曰爾何迂也非吾類也噫是何異癭者笑世人為焦頸哉

養樹說

豈不見夫大林深谷所產之樹乎其土辟而曠故其根之行乎中也舒而不枉其樵牧之剪食不至故其柯葉之發榮於外也暢茂而無不遂則生生之理完而暑寒雨露之及也皆得施其功而成其為連抱之材資於匠石之用為可必矣其在人烟紛雜之區雖有佳木萌蘖其間而斧斤加焉牛羊造焉馬足車輪又從而往來焉凡所以戕其性而夭折其生者日且至欲望其材之美

可得乎士之於學猶地之於樹也必退跡乎寂寥之野置身於安閒之廬使耳目之所接者無非詩書心志之所向者無非理道則内養固而外誘之來也無由入由是以窺夫賢哲之閫奥追其文躅希其事業端不失其途矣捨是不居而遊乎通都大市交接夫貴游公子以為講學之徒僦居而旅食以為進學之所則心方潛而事物之欲已間之功欲加而佚樂之朋已撓之如是而欲収其效不亦難哉同郡西昌仕族歐陽氏有才子曰

廣渤質偉而志高從其婦翁太常博士楊希淳遊京師學非無所得也猶弗康其所將歸鄉以畢業而大其所成與之交者皆贈以詩余獨爲養樹之說以勉之廣渤歸見其兄考工主事廣哲余同榜中深於學者也幸以是說與質其可否焉

聽其自然說

凡出於天而不可移於人者皆所謂自然之分也惟其分繫於天不繫於人故人有厭貧賤而不可以力去慕

富貴而不可以倖取何莫非出於自然者為之哉必俛焉聽之於天付之於自然而後可故居易以俟命者子思之言也子思固欲人之聽其自然殀壽不貳者孟子之言也孟子亦欲人之聽其自然況聽之者祥不聽之者殃聽之為君子不聽之為小人豈得而不聽之哉昔伊尹起於耕傅說起於版築而相殷太公起於漁釣而封齊皆聽其自然也虞公貪以喪其國知伯貪以喪其家不知聽其自然也聽其自然之道當何如哉葢貧賤

窮阨矣則思求吾志守吾道不可有出位之思富貴利達矣則思處之以義文之以禮不可有矜已驕人之色如是而已兵馬指揮何君廷用故都督某之子指揮使禎之叔父其未遇知當時也則力耕稼而樂閒安富貴不足維其心及其聯姻王國受爵命於朝廷而其自處也猶退然若未遇時所謂聽其自然者葢庶幾矣如其未也尤不可不致力焉故因其有聽其自然之號特為說以勸之

說舟

余嘗觀舟於江湖之上矣其水盛而風烈波濤之勢洶湧黿鼉蛟魚出没遠近山川為之震盪晝日為之昏黑彼羣小艇方港汊岸泊之不暇所謂鉅艦穹艫者且欲高其牙檣張其帆席當中流冒白浪以上下乎其間萬斛中藏不見其為重千里倏至不覺其為遠葢其物大而具備故雖涉江濤之險而恬若無事又功百倍於羣小艇焉使其在恬風之渚止水之淵雖有載重致遠之

能且無所施其與衆小艇何辨焉士君子負才美不能得名於僻壤小邑而能得名於大方亦何異於舟哉友人羅君勉學工部侍郎寅菴先生從子也以歸安丞得代來京中外人皆薦之限於常格不得拔調江夏丞江夏湖廣首邑當水陸四達之衝朝使蕃物往來無虚日勢逼而政瑣以煩人無樂於官其邑者猶風濤險阻而群小艇皆畏縮不敢前也羅君有學問文章而才能優於己識量高於世猶鉅艦穹艫之為物大而其具備也

往丞劇邑雖喧闐交集其耳疑難充塞其胸必能無動於懷猶舟之犯險浪而若履安流也事必敏於為效必果於收猶舟之行愈速而至愈遠也政令之施事業之就必將異於人而優於人猶舟大而功倍也雖然羅君猶當端其心以為之舵樹其節以為之檣察於世故以高下其帆席體乎人情以緩急其綯索然後能有濟也不然將危於羣小艇焉尚敢望其功之成哉交游之士皆贈羅君以詩余獨舉舟以喻之

馬諭送王善廣赴春闈

有售馬於幽冀之都者樂其多不自限其數但遇項而鬣足而蹄梁而可鞍者輒就其駔而商之輸其值以致之故雖有騏驥之材超軼絶塵之足且混於庸馬之羣與駑駘比數德焉不外稱能焉不外見步焉無能騁孰知其為良馬哉有改其道而售馬者限其數不侈其多壯者顧之疲者去之駿者汲之駑者斥之於是所謂騏駿者皆出乎群而入其籠絡之内脫乎伏以就於駕馭

之場德可稱而能可見步可騁人皆道其馬之良馬士之於時也亦然方舉科之未有定員也士紛然以記誦為尚以剽裂陳腐為工以乘時希合主司之意為奇而高才碩學雜進其中何見其素能之卓絶得之外以藏之中者弘博而深厚哉猶售馬之多而不見其良也逮科額定而上之所取也為甚嚴下之所貢也不敢汎由是負過人之才有積中之學者皆穎出乎士囊之表而駢入乎雄彀之中猶良馬之自見於市也從吾遊者王

元善廣立志篤而務乎學也勤蓄材實而措之文也雅昔舉於鄉而解名雖未盡見其能紓其志今貢於禮部而科額始定宜得展其所厚緼如其所素願矣故於其行舉焉為諭以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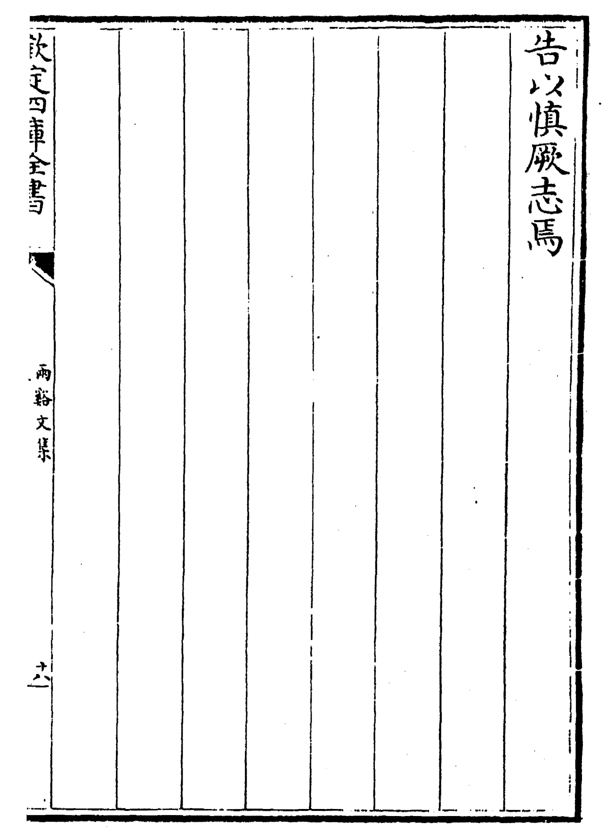
論志送周蒙南歸

士之於學也孰為先曰莫先於志志者心之致成事立效之端也苟志有定而不遷則事無為而不遂行無適而不達志於王則王志於伯則伯志於君子則君子志

於小人也亦然無一事業而不隨其志之大焉而大小焉而小志之所存事業之所由以立也昔人以為有志者事竟成其言豈予欺哉從事於學而志之所向也未定或學焉或輟焉而曰吾之於事業也不患其無成非自昧於己即外以誣於人皆不足與言志也古所謂有志之士者其平居也固自得及驟與物遇雖雷霆之震不足驚淵谷之臨不足懼廟廊之升不足驕茅土之加不足侈威武之摧不足懾窮餓之阨不足憫是何也其

志素定而利害不能遷之也是以三軍之帥可奪而志不可奪也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學夫聖賢之道所事則善矣其為志則未也蓋能不為邪説外誘所奪以由乎其途而造乎其域幾人哉彼力於百畆之稼而為農逐於什一之利而為商專一藝之能而為工其為事也賤矣然皆有以致其效者能不遷其志也使慕聖賢之道者能如農商工之民固守其志而不遷何患乎無其效哉故古之善觀人者不於其所為惟於其所志勇如子

路夫子稱其果矣必使之言志仁如顏淵夫子稱其賢矣亦使之言志則當時弟子及門而夫子不觀其志者尠矣觀其志則其人之賢不肖從可知也君子之於志也可不慎持之哉周蒙敬熈服廼翁修譔君之訓而得厥祖職方先生之傳已名為儒矣又往來京師請益縉紳間且嘗及余余見其志之所向不小矣於其歸著是論以遺之葢將進之於賢人君子之地以成其父祖之德也蒙遊郡庠見胡生忱羅生智皆嘗問予業者幸亦



告以慎厥志焉

兩谿文集卷十七